

【流金岁月】

□李炳锋

又到麦收时节。现在麦收场景很少看到了,可过去的麦收,永远是脑子里抹不去的印记。

芒种前后,几场南风刮过,麦儿黄了,农人笑了,田野里沸腾了。庄稼人说:“三麦不如一秋长,三秋不如一麦忙。”所以又把收麦叫作抢麦。为了抢麦,出门在外的回来了,学生放假了,亲戚朋友赶来了,甚至正处在热恋中的青年男女都停止了来往,为的是最大范围地集合力量,确保麦子颗粒归仓。

天,刚刚露白,布谷鸟叫过头遍,农人们就起床了,心里涌动着甜美,奔向那金灿灿的田野。田间地头还被浓浓的晨雾笼罩着,如孩子们那惺忪的眼睛。嚓,嚓,嚓……是镰刀的声音,收割开始了。割麦的男女挥舞着明亮的镰刀,弯着腰,争先恐后地游动着,就像一只只在芦苇里穿梭的鸥鹭。一片片麦秆倒下去,倒下去,接着是一捆捆麦个出现了,前者是壮劳力的成果,后者则是老人和孩子们的作品。不知过了多长时间,天亮了,劳作的人们终于可以站在田边地头,伸一伸那早已酸疼的腰,擦一擦那浸透了衣衫的汗水,嘘一口长长的气,回望那一行行一捆捆还泛着青绿的麦个,虽然困乏,但脸上还绽放出一朵朵花儿。再看看那群刚才还活蹦乱跳的孩子,转眼间已趴在麦个上睡着了,手上是被麦芒扎出的片片血点。

这种场面延续着,直到田里的麦子全部放倒、捆好。不过,这仅仅是麦收的开始,紧接着是在短时间内把麦个儿运到麦场里。路上是忙碌的车辆和人群,拖拉机,马车,驴车,地板车,小推车,肩挑的,背扛的,人抬的……男的,女的,老的,少的,八

## 六月,接麦子回家

仙过海,各显其能。人们只有一个目的,趁着天晴,不吃饭,不睡觉,赶快,赶快地把麦子抢回家!从割到运,环节是极短的,短得几乎是眨眼的工夫,为的是防止眼看到手的粮食发生不测。

意外偶尔也会来,遇到下雨,未割的麦子还好,要紧的是地里那没运出的麦个。一旦天上突降雨点,不论在何时,即使刚刚睡下,只要听到街上的锣响,钟声,农人们马上就疯了似的拿着塑料布、帆布、草苫……一切能遮雨的物什,向田间飞奔,力争赶在大雨的前头,去保卫自己的果实。可有时老天是无情的,是不理解他们的,这边刚刚跑出家门,那边就大雨倾盆了。人们明知没了指望,还是不停地往田里跑。到了,到了,总算到了地里,可一切都变得徒劳,一年的心血,一家老小的口粮,顷刻就化为泡影。此时,另一场雨又下来了,那不是雨,那是农人的泪。

这种情况是少的,少得可以不计,可以不提,那就着重说说麦场上的场面吧。

麦子入了场,人们要先把把地梳理麦棵,把麦穗剪下扔到麦场的中央,让阳光暴晒;去掉叶子的麦棵变成了麦秆,重新捆好,优等的编成麦辫,稍差点的麦秆则用作修盖房顶,虽说不上经久耐用,可也冬暖夏凉。

麦穗晒干后,第二道程序就是脱粒了。最原始的方法是人拉石碾。中午的骄阳下,三两人一组,前后相接,绳绳相连,协调用力,拉着石碾在麦穗上一圈圈地转着,碾着。等待替换的人,会在麦场的边缘数着石碾转动的圈儿,身旁是刚从井里打上的水,放上几粒糖精和几滴醋,酸甜清凉。汗流浹背的拉碾者,盼

的就是赶快转够数,能趴到水桶上痛痛快快地喝上一肚子,那个过瘾,不知道比现在的可乐、冰淇淋甘甜多少。因为有糖水的诱惑,无形中就加快了拉动石碾的速度。拉碾,喝水,喝水,拉碾,交替着,更换着,直到把麦穗全部变成麦粒。

后来,脱粒就改用牛马拉碾了。掌领牲畜的把式,左手牵着缰绳为半径,原地转动着,右手挥舞着长鞭,嘴里不断发出“依,依,依”的指令。如果牛马稍有松慢,鞭子就会落到身上,它们会重新焕发精神,使劲拉动石碾,转速会明显加快。心细的把式,会在牲畜的屁股上套上一个袋子,防止其在拉碾的过程中突然大便污染了麦粒。还有把牛马的双眼蒙上,这样会使它们拉碾时更加专心,以发挥最大的效力。

再后来,生产队里有了脱粒机,工业文明的宠儿,大大地提高了麦收的效率。待集体用完,各家各户挨号,很快就把麦粒脱完。用脱粒机打麦也是非常辛苦的,全家老小要分工负责。有的要不停地用手往机器里续麦个或麦穗,有的要用叉子反复地清理抛出来的麦糠,有的要用扫帚不断地分离前面的麦粒。几个小时过后,再看脱粒机旁的所有人,已经分不清鼻子、眼睛、头发、眉毛了,完全被浮尘塞裹起来,活像一尊尊雕塑。

紧张忙碌的麦收结束了,这时你就会发现,所有的农人都脱了几层皮,掉了几斤肉,变得又黑又瘦。尤其那些年轻漂亮、细皮嫩肉的姑娘,与平常比,跟换了个人似的,走到对面都很难辨认。经历了麦收的人们,有一个共同的愿望,就是足足地睡上几天几夜,恢复体力,等待下一个六月,接麦子回家。

[大众讲坛预告]

### 山东近代建筑和 山东近代历史文化

主讲嘉宾:周玉山(山东省图书馆副馆长)

山东近代史是中国近代史的缩影,同样经历了从闭关到开放的过程,西方列强步步入侵,这一时期的山东建筑也留下了那个时代的历史印记。据粗略估算,山东近代建筑不下数千栋,不仅具有较大的建筑艺术价值,而且具有深厚的历史资料价值,是一笔宝贵的历史文化遗产。

讲座时间:6月17日(周六)上午9:30

讲座地点:济南市图书馆新馆负一层小报告厅

### 近现代考古发现 对书法发展的贡献

主讲嘉宾:原旭东

考古发现整理的殷墟甲骨文、青铜器铭文、石刻文字、简帛书法等,在近现代书法发展的道路上,起到了独特重大的影响。本次讲座依托近现代考古出土的大量实物图片,重新解析梳理中国书法史,为书法爱好者提供书法学习的参考。

讲座时间:6月17日上午9:30

讲座地点:山东省图书馆一楼报告厅



### 扫描二维码 关注壹点文学

扫描二维码,可以查看青未了文学网、青未了文学“壹点号”的投稿方式,查看优秀专栏作者的往期作品,还可以参与作品评论和写作交流。



【人生随想】

### 狭路相逢

□王玉西

俗话说,狭路相逢勇者胜,这句话放在军事上不无道理,但我在生活中经历的一件事却与这个道理正好相反。

那是一九八三年春末夏初时节,我驾驶一辆普通货车为单位出差送货。当我驾车快要到城区时,一条河突然出现在眼前。河面有五六米宽,要过此河只能绕行到几十米外的一座桥。我挂挡提速,眼看就开到了桥头,但此时桥对面突然来了一辆车,桥面只有三米多宽,仅能供一辆车通过。

我便很有礼貌地按按喇叭,招招手,示意对方的车先过桥,也就在这时,对方的车也停在了桥的对面,也像我一样地按喇叭招手,示意让我先过。当我们互相礼让过几秒钟之后,我考虑到这样下去既耽误行车时间,又怕来了更多车辆阻塞交通,甚至引起不理解的行人的反感。因此,我再次按响喇叭示意对方过桥,而对方也是很有礼貌地招手让我先过。我想这样一直让下去也不是办法,于是我就挂挡起步,缓缓而行,当我驾驶的货车到达桥对面,与对面驾驶员碰面时,我又按响喇叭并向他招手,这次我是表示感谢。对方司机面带微笑招手还礼,此时,我感到十分激动与温暖。我想,这个与我素不相识的同行,在这种特殊的情况下,有礼、友爱,使人感到温暖甚至幸福。我们当前却经常遇到“狭路相逢勇者胜”的司机,不是冤家不碰头的“英雄”气概,可是这样做的后果如何?可想而知。

【念念亲情】

□孙桐兰

## 地上的血滴哪来的

“丫头,快起来,上学啦。”听着这声音,我慌忙从床上爬下。噢!地上哪来的血滴?正想着,爸又喊了:“快吃饭,今天是一年级新生报名上学。”我三口并两口,一碗饭吃完了。爸爸让我拿上书包,抓着我的手就往外走。

我突然看到爸爸的手像裂开的老树皮,老口子还没长好,新口子已经开始冒血水了。“爸,你手疼吗?”我问道,他没有回答,我们继续往前走。

邻居大妈对爸爸说:“孙师傅,送孩子上学啊,这书包真好看,是你做的?”“用两块竹板挖个横槽,买一尺花布,缝上就行,你喜欢,我送你一个。”“好啊。”大妈回复得很干脆。

快到学校时,我们又碰到地方工作干部,“孙师傅,你还有那么小的孩子?那几个大的能帮干活的都参军走了,孩子妈又没得早,这可让你受累了。”爸爸说:“不累,孩子听从国家号召是好事,我高兴,我支持。”

“砰砰”竹子被劈开的爆裂声把我从睡梦中惊醒,只见爸爸将钢刀放在碗口粗的毛竹顶上,手掌对准刀背狠狠连砸数下,毛竹裂开了,爸爸的手也出血了,地上就有了血滴。我难过得默不作声,转过身抱起竹劈放到铺子里。

我上小学四年级时,爸爸病倒了,看了好长时间医生也不见起色,后来转到北京空军医院治疗。已经是癌症晚期了。只好由两个姐姐护送回家调养。放学了,我就来到他窗前看看,“手还疼吗?喝水吗?”……开始几天,他总是说:“找同学玩吧。”

后来,爸爸让我坐下来听他讲,“我13岁学徒,前两年给师傅家看孩子、干杂活,第三年开始学手艺,出徒了再帮师傅干上一年或者两年,年底给点钱。”爸爸说,那时候家里穷,他想要父母和家里人过上好日子,趁年轻出去闯一闯。

爸爸告别父母,背着一把钢刀、干粮和一点钱,一路向南,朝生长竹子的地方走。终于走到产竹子的地方了。“我每天帮人家伐竹子,赚点吃喝钱,几天下来还赚了根毛竹。这样,我就在街头空地做起生意。由于做工好,价格低,几个月下来,我就买了几十根大毛竹,我用绳子捆好,用一些绳子和破布做一个套子,套在身上拖着往北走。走一路,做一路,卖一路,最后在这个小镇开起了竹铺,生意越做越好,在当地娶了你妈,有了你们这五个孩子,把你爷爷爷奶奶接来,过上了好日子算是。”

“爸爸这一路走来很不容易,你看我的手淌血水,问我疼不疼,哪有不疼的,只是咬着牙忍着,人只要能吃苦,肯努力,日子就一定过好。”爸爸继续说道,还问我有没有记住。我似懂非懂,当时只是一个劲地点头。

“爸爸累了,想睡一会,去玩吧。”爸爸说完就示意我出去,但就是从此之后,我再也没叫醒爸爸。

父亲节又要到了,忍不住又想起爸爸。虽然爸爸已离开我60年了,但他的音容笑貌,还有那双结满老茧、裂着口子、滴着血水的手却深深扎在我的脑海里,无法忘怀。



□王帅

我觉得最好吃的东西,我的女儿都会说:爸爸,这么咸。她们都不吃。

比如说咸菜。浙江的咸菜是梅干菜,有时候还用亮晶晶的扣肉蒸。但是我小时候,咸菜就叫咸菜。

每家都有一口咸菜缸。等着秋天,疙瘩(geda)收了,家家开始腌咸菜。

这简直是仪式。

用粗盐,一层层地码,封缸。

咸菜是不会断档的。一年年接下来,汤是老汤。老汤是现在的时髦词。

但是咸鱼和虾头酱不是时时有。要看季节,也要看家里的经济状况。我到今天都认为,凡是要花钱买的,都要考虑一下的,凡是不断顿的,都是自己种的。

我奶奶的咸鱼最好吃。鱼是鲈鱼。一口鲈死人,但就是香。现在我经常问我姐姐,奶奶的咸鱼怎么那么好吃?她们说那种是要发酵过的,类似臭豆腐。

我奶奶去世也20年了。

虾头酱也是如此。滴几滴油,葱花,蒸,香得心花怒放了。冷下来就能看到一粒粒的粗盐。

现在,我家里每顿饭,都会有一种这样的咸菜。只有我自己吃。有时候满桌子鸡鸭鱼肉,我也会把盛咸菜的碟子,拿到自己眼前。

吃明白了。

咸菜,是下饭的。有饭吃就满足了。而味道,就是记忆而已。每个人有每个人的记忆,之后吃什么,都美不过记忆。

至于为什么不爱吃大蒜。一样的道理。烟台人不吃蒜,那一定不是正宗的烟台人。不用多说的。

吃饱饭和吃好饭,真是哲学啊。也是人生。

【幸福讲义】

## 咸菜 咸鱼 虾头酱